

第一章 深夜遇到賊

她，顧澄昕，芳齡十八，大晉京中貴女碩果僅存的大齡剩女，為了她的親事，寧安侯府上上下下愁死了。

出生權貴之家，又是嫡女，如何淪為大齡剩女？

這事要從三年前說起，十五及笄時她從父親任職的江州返回京城準備成親，沒想到快到京城遭遇盜匪，受了重傷狼狽逃回京城，精神都還未恢復，她要成親的對象就摔馬而死，可想而知，她的名聲徹底毀了，再強大的背景也不會有人上趕著提親，拖著拖著就來到了十八，距離朝廷規定女子最晚成親的年紀只剩兩年。其實回京之後因為驚嚇過度，她一直纏綿病榻，過了一年，熬不過冬日她這個軀殼就換了芯子，說白了，她已經不是原來的顧澄昕。

顧澄昕覺得好冤，上一世的她正青春貌美，準備大談戀愛，沒想到一場意外來到這兒竟然成了大齡剩女——明明比她上一世年紀還小！

好吧，大齡剩女就大齡剩女，上一世超過三十結婚的比比皆是，這種小三小四合理存在的時代，她還不樂意嫁人，可是也不知大晉皇帝在想什麼，竟然規定二十之前一定要成親，要不必須繳很重的單身稅，寧安侯府又不是付不起銀子，但走到那一步，拖累的可是寧安侯府小姐的名聲，即使包含她在內寧安侯府也不過兩個小姐，一個還只有八歲。

總之，趁著今日各路學子文人齊聚名品園進行交流，她被親人強行押來這兒相看，雖然押著她的是另外一個深怕受到拖累的小妮子，可千萬不要小看她了，這小妮子就是個話癆。

每三年春闈之前，名品園都會舉辦一次學子文人交流，堪稱大晉最大型的文人活動，許多學子文人盼此機會揚名，相對的也有許多女子藉此機會相看對象，若是有幸雙方看上眼了，因此成就一段良緣，這不就是一段美談嗎？

可是在她看來這未免太過隨便，一時的火花看似很美，但無法成為永恆。

這實在太無聊了，能看出什麼子丑寅卯？顧澄昕眨了眨眼睛，忍不住腦袋瓜往下點一下，嚇得趕緊坐直身子，可是沒一會兒又往下點了一下，現實與周公的拔河，漸漸的，周公就佔了上風，然後，她就被狠狠掐了一把，若不是有人捂住她的嘴巴，她肯定驚叫出聲。

半晌，惺忪的雙眸有了焦距，左看右看，捂著嘴巴的手也鬆開了，她連忙問：「怎麼了？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姊姊忘了今日身負重責大任嗎？就不能認真一點嗎？」若沒看見顧澄英嘴巴一張一闔，很難相信如此老氣橫秋的話出自她口。

「重責大任？」顧澄昕唇角一抽，為何有一種很悲慘的感覺？來了兩年了，她一直以為自個兒的重責大任是掙銀子，來到陌生的環境，有銀子傍身，她的心比較踏實，可是如今人家告訴她，她覺得最可以任性的事才是重中之重。

「姊姊可要睜大眼睛，挑個最好的。」

睜大眼睛就能看出好歹嗎？目測距離約有三層樓，他們還擠成一堆，她連相貌都看不全了。

突然，分散八角亭的姑娘們一窩蜂的擠到圍欄前面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彷彿見到獵物似的。

「來了來了。」

「天上謫仙也不過如此！」

「嗯，真是迷人，看著就醉了……」

顧澄昕一臉懵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「姊姊，京城第一美男子來了，我們也過去瞧瞧。」

顧澄英拽著顧澄昕使盡蠻力往前擠，當然，立馬招來斥責聲，不過見她一個小妮子，其他人嘴巴雖罵罵咧咧，但身體還是自動退讓。

這真是太剽悍了！顧澄昕相信自個兒兩眼閃著小星星，太崇拜了，難怪祖母放心小妮子跟她出門。

「真是太美了！」

顧澄英的「好色」此時一覽無遺，不過，除了旁邊瞬間僵化的某人，其他人好像都沒看見似的，因為她們的目光整齊劃一，全落在那位翩然而至的美男子身上。顧澄昕合理懷疑，今日來這兒的目的不是為了給她相看，而是為了方便小妮子大飽眼福。

「這世上怎麼會有如此絕色？真是越看越好看！」

小妮子，妳真的只有八歲嗎？顧澄昕好想捂眼睛，真的恨不得看不見。

「啊！」

不知道是哪位姑娘先發出驚叫聲，然後好像連鎖反應，一聲緊接著一聲，教人聽了膽顫心驚，至少顧澄昕有一種心腔快迸出來的感覺，眼前的情況實在是太詭異了。

「果然又暈了。」顧澄英的口氣充滿了濃濃的不捨。

「什麼又暈了？」顧澄昕覺得自個兒的腦子根本不夠用，這什麼情況？

「當然是京城第一美男子啊。」

顧澄昕後知後覺的想起一事——她還沒瞧一眼這位美男子是什麼樣的絕色，連忙探頭瞧個仔細，正好瞧見侍衛將他抱起來，那慘白的美顏就此撞進視線，忍不住倒抽一口氣，真美啊！

轉眼之間，「美人」就消失在眾人視線，擠在圍欄前面的姑娘瞬間散了，顧澄昕見了忍不住嘴角直抽，這些姑娘是來這兒相看，還是為了京城第一美男子來的？顧澄英嘆了聲氣，老氣橫秋的道：「真是太可惜了。」

顧澄昕斜睨著小妮子，她不知道別人來這兒的目的，但可以確定她的目的——看美人！「可惜什麼？」

「太醫說他活不過二十。」

「活不過二十？」

「是啊，他只剩下一年可活命。」

腦子一瞬的空白，顧澄昕直覺的反應道：「身子不好不待在家裡，跑來這兒湊熱鬧幹啥？」

「楚三爺可是文曲星下凡，十二歲就有秀才功名，若不是身子不好，早就是大晉最年輕的探花郎，只要不是癱在床上，如何能錯過大晉最有名的文會？」

顧澄昕不以為然的撇嘴，文曲星下凡？這肯定是故意塑造的形象，不過十二歲的秀才倒是真的有點本事。「若是我，還是身子比較重要，要不搞得人仰馬翻，這也沒什麼意思。」

「楚家可是太后娘家，楚三爺來這兒是表示太后對文會的態度，楚三爺就是得坐著兜轎亮相還是得走這一趟。」

顧澄昕恍然大悟，難怪在場的姑娘剛剛反應如此迅速。

「姊姊回京都三年了，怎麼這點小事都不知道？」顧澄英一臉恨鐵不成鋼。

她又不當三姑六婆四處串門子，有必要知道這種事嗎？顧澄昕當然不敢說出真心話，甘拜下風的道：「妳真了不起，小小年紀，什麼都知道。」

顧澄英傲嬌的抬起下巴，「這是當然，我可是京城萬事通——的女兒。」

顧澄昕想起來了，她二伯在五城兵馬司，說起來本事不大，但是京城大街小巷的事——至少明面上的事——皆在他掌握之中，聽說這是皇上刻意安排。

「姊姊不懂可以問我，我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」

雖然覺得自個兒不需要，但還是很捧場的道：「我記住了，謝謝妹妹了。」

「只要姊姊肯上進，妹妹一定盡全力幫妳。」顧澄英隨即拉起顧澄昕的手，「我們走了。」

顧澄昕再次懵，這就結束了？然後她看見八角亭的姑娘們紛紛往下走，看起來還真的是結束了。

念頭剛剛轉過，下一刻她就被打臉了。

相看對象，緊接著尋機邂逅，這是什麼節奏？鼓勵女子勇於追求愛情嗎？

顧澄昕相信自個兒此刻的表情一定很蠢，來這兒兩年了，為了隱藏芯子換了，她藉養病之名很盡責的宅在院子，大家只當她被嚇狠了，不敢打擾她，直到她的親事拉警報，才不得不將她拉出來相看，換言之，她一直活在錯誤的認知中，以為這兒的男女界線非常嚴謹。

「我們就這麼毫無目的在園子閒晃嗎？」

「京城有本事的學子才子都在這兒，姊姊只要睜大眼睛，總能瞧上一個。」

顧澄昕唇角一抽，「我在八角亭瞧了一兩個時辰了，只有匆匆一瞥的京城第一美男子，沒有一個能入得了我的眼。」

「我記得姊姊剛剛一直在打盹。」

「……看累了，難免小小打盹一下。」

顧澄英歪著小腦袋想了想，很認真的點頭附和，「剛剛流芳亭的學子才子沒有一個生得俊，姊姊看不上眼也是情有可原。」

頓了一下，顧澄昕一臉驚扭的道：「剛剛在那兒的學子才子妳全瞧清楚了？」

「我眼睛可好了，當然瞧清楚。」

小妮子，妳確定是眼睛好，不是因為「好色」使然？顧澄昕的調侃到了嘴邊還是

轉了一個彎，「既然沒有一個生得俊，我們還待在這兒幹啥？」

顧澄英板起面孔搖搖頭，「姊姊，生得俊就一定是好夫君嗎？」

她怎麼有一種兩人年紀對調的感覺？顧澄昕甩去腦中一閃而過的念頭，很實在的道：「生得俊不一定是好夫君，但是否合眼緣卻是很重要，對著一張瞧不上眼的人，妳能過一輩子嗎？」

這一點顧澄英深表認同，不過她安慰道：「姊姊放心，名品園可不是只有流芳亭，還有君子亭、文昌亭、及第亭……我們剛剛瞧見的也不過十之二三，這上百名的學子才子總能教妳挑出一個吧。」

原來如此，她還想今日的文會不是號稱最大，怎麼只來了二三十個，有意相看的姑娘也不過只佔了一個八角亭，搞了半天這只是其中一景。

「姊姊，我對名品園可熟了，妳跟著我就是了。」

顧澄昕可沒有興趣如此盲目相看，可是回去不能不給個交代，只好乖乖跟上。

半晌，顧澄昕發現小妮子真的對這兒很熟，不過小妮子七拐八彎，最後帶著她走進一片竹林，躲在後方，真的是為了讓她相看嗎？

顧澄昕清了清嗓子問：「我可以請教一下嗎？」

「姊姊先不要說話。」

顧澄昕有九成的把握，這絕對是做賊的跡象，不過，她忍不住起了好奇心，這小妮子想幹啥？

「來了來了。」小妮子捂著嘴巴，顯然擔心自個兒太激動管不住嘴巴。

京城第一美男子嗎？顧澄昕忍不住學小妮子，湊近竹子之間的縫隙往外看，很快就看到一名俊秀的美男子，當然，比不上那位匆匆一瞥的楚三爺，不過看起來更健康，難道小妮子想要她相看這一位？

念頭一閃，顧澄昕就看見一位美人匆匆而來，兩眼不由得瞪得像銅鈴似的，這是才子佳人幽會的戲碼嗎？

顧澄昕豎著耳朵想聽清楚他們在說什麼，不過很可惜，她未曾習武，耳朵不夠敏銳，只見兩人嘴巴一張一闔，女子想抓男子的手，男子甩開她，最後男子袖子一甩走人，而女子楚楚可憐的聲聲呼喚。

「這位是京城第一才子，姊姊覺得如何？」

偏過頭，顧澄昕微微挑起眉，「我剛剛看見他跟人家幽會。」

「人家喜歡他，又不是他的錯。」

「他不喜歡人家，幹啥跟人家幽會？」

「他們是表兄妹。」

「妳知道的可真清楚。」

「她就住我們隔壁啊。」

顧澄昕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「妳不會爬到牆上偷聽吧。」

「不是，我是爬到樹上掏鳥窩不小心聽見的。」為了證明自個兒理直氣壯，顧澄英傲嬌的抬起下巴，「她的腦子也不知道怎麼長的，約表哥見面這麼隱密的事，不在房裡說，跑到院子說個不停，這怎能怪我呢？」

「是是是，不是妳的錯，是她的錯。」

「姊姊還沒回答，這位京城第一才子如何？」

「不怎麼樣，比起京城第一美男子楚三爺差太遠了。」對於會跑來這種地方跟女人幽會的男人，她真的覺得不怎麼樣，無論他有什麼理由。

「姊姊，除了身子不好，沒有一個男子可以跟楚三爺相提並論。」

「在我看來，身子是次要的，能否入得了我的眼更為重要。」

「姊姊，雖然楚三爺很好，但沒有人想一進門就當寡婦。」

顧澄昕無意在這個問題糾纏，楚三爺不過是她堵住小妮子的藉口，會不會成為寡婦從來不是問題，還是趕緊轉移話題，「我們該回去了。」

「我們再去君子亭瞧瞧。」

「妳覺得君子亭的學子才子比得上楚三爺嗎？」

「應該比不上吧。」

「所以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？」

「我們這就回去，今日豈不是白忙一場？」

顧澄昕差一點翻白眼，這種不靠譜的相看方式，白忙一場不是早在預料中嗎？

這會兒她懶得再多費口舌了，直接拽著小妮子去前院領丫鬟走人。

她們前腳一離開，隱身在竹林後方的廂房就打開門，她們剛剛一直掛在嘴邊的楚三爺楚晟燦倚著門邊，一臉苦惱的道：「太醫不是已經延長我的壽命嗎？」

「三爺，太醫還沒延長您的壽命，只道三爺的身子有了好轉的跡象，若能保持下去，再活個兩三年應該沒問題。」青墨同情的瞥了主子一眼，壽命能有多長由著太醫改來改去，主子真是憋屈。

楚晟燦一張臉拉得又臭又長，「他幹哈不說二三十年？」

「一年的壽命一下子增長為二三十年，實在不妥。」

「可是，兩三年在別人眼中還不是一個將死之人。」

三爺，若非皇上覺得不妥，您可是很樂意自個兒在別人眼中一腳踏進棺材了。青墨可不敢對主子，安撫道：「三爺想活得長長久久，還是得慢慢來，要不，人家豈不是看出爺一直都在裝病？」

「爺是身子不好，可沒裝病。」

略微一頓，青墨很誠懇的求問：「兩者不一樣嗎？」

「爺只是自幼身子不好，精心調養，將來還是能健健康康站在眾人面前。」

「可是精心調養，也不可能讓快死的人一下子變成長命百歲啊。」

楚晟燦惱怒的冷眼射過去，「爺說一句，你回一句，你真行啊！」

青墨脖子一縮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楚晟燦驚扭的清了清嗓子，「那是哪家的姑娘，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小的沒見過，不過京城第一才子白三公子的母親出自文成侯府，他那位表妹很可能是文成侯府的二小姐，而文成侯府隔壁應該是寧安侯府。」

楚晟燦點了點頭，表示記住了。

青墨見了有些不安，「三爺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……沒事。」青墨想想自個兒對主子應該有點信心，主子是記仇，但不至於因為人家姑娘拿他的容貌作文章就跟人家過不去吧。

楚晟爍退回軟榻躺下，閉上眼睛道：「你去接莫蕭，爺累了，先歇會兒。」

莫蕭是楚晟爍的隨行大夫，也是他的軍師，晌午之前通常在安濟坊坐診。

「是。」青墨對著如同影子存在的青雲點了點頭，悄悄退出廂房。

作為一個外來者，對這裡缺少歸屬感，顧澄昕覺得第一重要的就是掙錢，有錢才會有底氣，至少她不必擔心繳不出單身稅，所以從現在開始，她要努力藉著上一世習得的中醫知識做香皂、嫩白潤膚膏、香膏掙錢，而且她打聽過了，寧安侯府有個胭脂水粉鋪子，只要能說服祖母，她就可以在那兒寄賣。

她並不擔心說服祖母的問題，這點方便祖母不會不給，最重要的還是商品本身能否帶來利益，所以，最重要的是她的東西好，得到認可。

不過最值得慶幸的是她手上不缺初期投入的銀子，松清院又有小廚房，從備料、訂製模具到做出產品，她無須他人相助。

顧澄昕首先做的是香皂，這個很簡單，最重要的是燒鹼，這個時候當然沒有燒鹼，但有芒硝，芒硝加入石灰漿，溶液就是燒鹼，有了燒鹼，加上杏仁油或豬油，再添上這個時節的桃花汁，就能製成桃花香味的香皂，可以洗澡也可以洗臉。

總之，她無比慶幸自個兒屬於實踐派，有了好奇心就會動手嘗試，這會兒做起來駕輕就熟，不過為了不讓身邊的丫鬟起疑，每一步驟都要停頓思考一下。

不管如何，看著完成品，顧澄昕覺得好滿足，可是砰一聲，歡喜的心情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這個聲音令人膽戰心驚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顧澄昕看了春芽一眼。

「奴婢去瞧瞧。」

顧澄昕點了點頭，可是想想又不放心，還是跟著一起出去。

雖然門廊下懸掛氣死風燈照明，但已近子時，黑幕低垂，院子還是一片漆黑。

顧澄昕跟著春芽四下尋了一遍，尤其是臨街的圍牆，可是什麼也沒發現，難道不在松清院？夜裡太安靜了，聲音往往放大好幾倍，遠處聽起來也近在眼前。

「東西收一收，我們回去了。」無論是否在松清院，第六感告訴她絕對有不好的事情發生，她最好趕緊上床睡覺，當個局外人。

可是，主僕兩人一回到小廚房，她感覺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鑽入鼻腔，剛剛沒找到人，難道是跑進來這兒？

顧澄昕不自覺瞪大眼睛，仔細分辨空氣中的血腥味來自何處，雖然小廚房的物品又多又雜，燭光無法照亮每個角落，但憑著敏銳的嗅覺，她還是很快就找到了——那是一雙很深沉的眼睛，好像一個不小心她的魂魄就會被勾進去。

「小姐，怎麼了？」春芽見主子突然傻了似的動也不動，慌忙的輕推了她一下。回過神來，顧澄昕故作鎮定的轉過身，「我在想，這些香皂還要放上兩日，我是

擺在這兒就好了，還是換個地方？」

這時一陣吵鬧聲響起，侍衛的聲音隱隱約約傳了過來。

「你去那邊，你去那邊，查仔細一點。」

主僕兩人互看一眼，連忙跑出小廚房，就見府裡一隊侍衛走過來。

緩了一口氣，顧澄昕上前問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侍衛長行禮道：「大小姐，我們看見竊賊翻牆進入府裡。」

「是嗎？我們一直在小廚房幹活，並未聽見什麼奇怪的聲音。」

侍衛長四下左右看了一眼，沒什麼可疑之處，於是道：「打擾大小姐了，我們再去隔壁的院子瞧瞧。」

顧澄昕點頭目送他們離開，轉身進入小廚房。

「小姐，我們剛剛……」

「我們不是什麼都沒發現嗎？」顧澄昕果斷的打斷春芽，目光下意識的瞥了堆放木炭的角落，不過視線不好，不曉得那個人是不是還在那兒。

頓了一下，春芽「喔」了一聲。

顧澄昕原本想熄滅燈火就轉身走人，可是也不知道哪根筋出了問題，臨時改變主意，取來大薊，搗成泥。

「小姐，這是幹啥？」

「這是大薊，雖然比不上三七，但也是止血良藥。」

春芽不懂，但也沒有再提出問題。小姐病好了之後，成日抱著醫書，還買了白芨、白茯苓、白芷等磨成粉，加了蛋清敷臉，說什麼可以讓皮膚變白變細膩，她和春葉都試了，還真如小姐所言。

顧澄昕很滿意春芽的反應，兩個大丫鬟，春芽沒有春葉的靈活，甚至太過憨厚了，但貴在忠心耿耿，主子想做什麼，她就做什麼，不會有太多疑問，正因如此，今日幹活她帶上的是春芽。

「累了，我們回去了。」顧澄昕熄滅小廚房的燈火，帶著春芽走出去。

過了半晌，木炭後面的男子起身走出來，走到窗邊，豎著耳朵觀察一會兒，確定這個院子無人走動，準備翻窗離開，可是下一刻想起那張專注搗藥的臉龐，不由得一頓，遲疑了一下，終究轉身來到長案前面，帶走上頭的陶罐。

這一夜，顧澄昕的夢中全是那雙深沉的黑眸，雖然一再告訴自己別看了，可是無論多麼努力，她就是陷在裡頭出不來，直到春芽喚醒她。

「小姐作噩夢了嗎？」春芽一臉的擔憂，這一兩年小姐不作噩夢了，還以為小姐已經從那場生死之劫的驚嚇中恢復過來。

顧澄昕胡亂的點點頭，試探的問：「可有聽說昨晚的竊賊找到了嗎？」

春芽一邊侍候顧澄昕梳洗，一邊道：「奴婢去大廚房拿早膳的時候，大伙兒都在議論此事，聽說昨夜整個侯府都驚動了，可是最後連個影子都沒瞧見，這會兒府裡還加派人手四處巡視，應該是擔心竊賊還藏在府裡某個地方吧。」

「府裡的侍衛會不會看錯了？」

春芽怔愣了下，「怎麼可能看錯了？」

「夜深人靜，一點點聲音也能教人緊張，昨夜我們不就為了一個聲響嚇得將院子巡視了一遍。」

顧澄昕想起昨夜藏身小廚房的人，離開了嗎？因為她將小廚房當成了製藥房，裡面堆放了各種藥材、香料，因此血腥味摻雜其中一時難以察覺，除非像她一樣嗅覺極其靈敏，可是大白天一目了然，用不著嗅覺也很容易發現藏匿裡頭的人。春芽憨憨的摸著頭，好像有道理，可是總覺得哪兒不對。

「妳去打聽一下，昨晚究竟發生什麼事？怎麼會發現竊賊闖進府裡？」

頓了一下，春芽點頭道：「奴婢先侍候小姐更衣用膳。」

雖然急於知道情況，急於去小廚房確認，可是對春芽來說，她更衣用膳是眼前最重要的事，顧澄昕只好將該做的事先做了，再催著春芽去打探消息，而她趕往小廚房。

小廚房的長案上已經不見放了草藥泥的陶罐，顧澄昕放輕腳步走近木炭堆，伸長脖子，仔細看了又看，確定走了，不由得鬆了口氣，可是同時又有點小失望，她真的很好奇那雙眼睛的主人是什麼模樣。

「小姐，妳在幹啥？」春芽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

嚇了一跳，顧澄昕轉身瞪人，「妳是貓嗎？走路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？」

春芽好無辜，「小姐，妳不是很羨慕奴婢走路輕盈嗎？」

顧澄昕舌頭打結了。春芽因為有個侍衛爹，從小接受訓練，拳腳功夫普通，但逃跑的本事一流，這是她能近身侍候主子的主要原因，而當初原身回京遇到盜匪能順利脫身，也多虧她的傻膽接下駕著馬車的重責大任，橫衝直撞，突破重圍。

「打聽到消息了嗎？」她還是趕緊轉移話題。

「是，聽說有人遭到追殺，一路逃進我們寧安侯府。」

「誰遭到追殺？」

「不清楚，那個人身著黑衣，戴著面具。」

「追殺的人呢？」

「對方不願意表明身分，只是教我們府裡的侍衛別插手。」

顧澄昕不以為然的撇了撇嘴，「誰是敵，誰是友，我們又不清楚，他就是求我們出手相幫我們也不能插手。」

「正是如此，他們在我們門外打得不開交，府裡的侍衛也只是看著，直到後來那個黑衣人丟了一個暗器出來，頓時一片煙霧瀰漫，後來煙霧散了，黑衣人就不見蹤影，那個追殺的人認為黑衣人逃進我們寧安侯府，請求我們府裡的侍衛搜索，並且還派人在外面守著。」

「他讓我們搜索我們就搜索嗎？」

「我們可以不理他，可是萬一真的跑進府呢？」

顧澄昕明白了，「為了確保黑衣人沒有跑進我們府裡，侍衛長還是仔仔細細搜索每個院子，可是什麼也沒有。」

「是啊，不過畢竟有些院子不方便進去大肆搜索，侍衛長不放心，因此今日還是

加派人手四處巡視。」春芽看了顧澄昕一眼，松清院不就是不方便進來大肆搜索的院子嗎？

顧澄昕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，「黑衣人若是真的躲進我們寧安侯府，此時大概也走了，幹啥白費心思加派人手四處巡視？」

「府裡如今人心惶惶，加派人手巡視也能安人心。」

顧澄昕同意的點點頭，不過隨即擺了擺手，懶得繼續在此事糾纏，眼前最重要的是掙錢，她可忙了，她要囤貨，還要設計商標，即便將來有人做出相同的產品，人家還會認準她出品的，另外，她需要訂製盒子，好的產品配上質感的包裝，價值瞬間提升一個檔次。

總之，她有很多事前預備工作，最後就是找祖母商談。

顧澄昕的掙錢計劃可以說是非常順利，顧老夫人試用之後便同意寄賣，並接受她的提議，額外給銷售的夥計半成當獎勵。

果然一開賣就有了好成績，相信顧客用了滿意就會回頭再買，而且因為她們喜歡八卦攀比，她不用花半毛宣傳費她的產品就會眾所周知，當然，她會更忙，好在她有很多丫鬟幫忙幹活，方便她上街巡視。

總歸一句話，她必須承認一件事——有靠山就是好辦事，若沒有寧安侯府這個大靠山，人家盯上她的方子，她說不定還要百般討好的雙手奉上。

雙手支著下巴看著窗外，隔著街道看著對面的鋪子，顧澄昕越看越開心，忍不住逗著身側的春芽，「妳有沒有聽見銅板嘩啦嘩啦滾過來的聲音？」

「銅板？」春芽很困惑，很認真的豎直耳朵傾聽，只有吵雜的人聲，不由得看著顧澄昕。

小姐是不是想錢想瘋了？最近整個松清院陷入一片火熱的忙碌中，目標一致——掙錢，小姐從銷售香皂所得銀兩分出半成獎勵她們，按照目前銷售情況來看，她們每人一個月能分四五兩，接下來小姐還要做嫩白潤膚膏、香膏，利潤更大，別說小姐笑得闔不攏嘴，她們這些侍候的人連走路都要飄了。

「如何？聽見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小姐是不是聽錯了？」

「妳家小姐耳朵可厲害了，不會有錯，妳再聽仔細一點。」

春芽順從的再聽了一會兒，還是一樣，不由得擔心的看著顧澄昕，好想伸手探她額頭的溫度，「小姐，妳還好嗎？有沒有哪兒不舒服？」

聞言，顧澄昕忍俊不住咯咯咯的笑了。

「……」春芽一臉懵，沒搞清楚自個兒是如何逗樂小姐的。

顧澄昕直起身子拍了拍春芽的腦袋瓜，「妳要有一點想像力。」

春芽眨著眼睛，顯然還是難以體會。

「妳看著對面的鋪子有什麼感覺？」顧澄昕覺得當主子的有教導奴婢的責任。

「人很多，很熱鬧。」她們在這兒看了快半個時辰了，人來人往，像在過節一樣，不過這條街原本就京城最繁華的街道之一，此時飯館酒樓更是座無虛席。

「是，人很多，很熱鬧，然後呢？」

「什麼然後呢？」

半晌，顧澄昕嘆氣搖頭，「我真傻，怎麼會想逗妳呢？」

頓了一下，春芽終於反應過來了，「原來，小姐看到的不是人，而是銅板。」

顧澄昕再一次咯咯咯的笑了，笑著笑著，一張戴著面具的臉撞入視線，不過教她心臟差點停止跳動的是那雙徘徊夢中的眼睛，身體的第一個反射動作就是逃，然後她就一屁股跌坐在地。

春芽嚇了一跳，趕緊蹲下想扶起她，「小姐，妳怎麼了？」

顧澄昕扯住她的手，示意她別急，「我先緩口氣。」

春芽心急的左看右看，「小姐是不是傷到哪兒了？」

「沒事，只是嚇到了，需要緩口氣。」

「奴婢還是先扶小姐起來吧。」

「我自個兒起來就可以了。」顧澄昕轉向另外一張椅子，順著椅子起身坐下，如此一來她如願偏離窗子，可是感覺背後還是毛毛的，那雙眼睛好像還不肯放過她，他真的是那天晚上那個人嗎？他認得她嗎？

「小姐，妳臉色看起來不太好，真的沒事嗎？」雖然這一兩年小姐很少生病，可是春芽忘不了剛剛回到京城的時候小姐一張臉總是透著死白，她們這些侍候的人日日提心吊膽，擔心小姐隨時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顧澄昕搖頭表示沒事，轉而道：「我們回去了，妳去請夥計尋一輛騾車。」京城的「大眾運輸」是騾車和牛車，只要有空位，給兩個銅板就可以搭乘，不過得配合人家的行駛路線，除非包下整輛車子。

「奴婢跟成伯約了申初，這會兒離申初只剩半個時辰，小姐不是說還要去鋪子瞧瞧嗎？」

「我累了，改日再去。」

「奴婢這就下樓請夥計尋騾車。」春芽行了禮，轉身出了廂房。

廂房的門一關，顧澄昕便起身悄悄靠近窗邊，探頭看了一眼又縮回來，確定對方不在了，而那扇窗子也關上了，不由得鬆了口氣，她可不想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倉皇逃走，這難免有做賊心虛的嫌疑，可事實上明明他才是賊，不是她。

楚晟曠取下臉上的面具，扔給青墨，唇角輕挑，「那個丫頭認出爺了。」

「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從楚晟曠盯上顧家小姐的那一刻莫蕭就跟在一旁湊熱鬧，不過他跟三爺的心思不同，三爺想確定一一往後路上相遇，她也不會認出三爺，至於他，完全出於好奇心，能夠在那種情況下沒有大驚小叫，還留下止血的草藥泥，是什麼樣的女子？

「我們關注的焦點不同。」楚晟曠賞他一個冷眼，他只對人家的相貌感興趣。張著嘴巴半晌，莫蕭一臉無辜的道：「我不過是多看了一眼她的容貌，可是連美醜都還沒看出個子丑寅卯她就不見了，我還想請教三爺又是如何一眼就看出她認出來了？」

「她的反應。」

什麼反應？難道她沒有盯著爺看就表示她認出三爺嗎？莫蕭撇了撇嘴，三爺討厭人家盯著他，可是人家不盯著他，他又覺得人家不正常，真是太難侍候了。

他可不敢實話實說，只是點出問題，「她是如何認出三爺的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

莫蕭撫著下巴想了想，實在想不通，「三爺戴了面具，穿了夜行服，當時視線不明，她只怕連三爺是胖是瘦都不知道，如何能一眼就認出三爺？」

「爺也想知道。」

莫蕭突然兩眼亮了起來，然後化成一隻小狗湊過去，東嗅嗅西嗅嗅。

「你在搞什麼？」楚晟矚嫌棄的推開他。

「三爺身上沒味道啊。」

「這不是廢話嗎？」出任務時他不只需要跟黑夜融為一體，身上還不能有一點點曝露自己的氣息，也因此當時他會躲進那間小廚房，那兒充斥著亂七八糟的味道，很容易掩飾他身上的血腥味，沒想到失算了。

頓了一下，莫蕭眼珠子一轉，看著青墨手上的面具，「我知道了，她並不是認出爺，而是看到三爺戴了面具。」

楚晟矚微微挑起眉，「你是說，她認出面具？」

「不能說她認出面具，而是當時她看見三爺戴了面具，這會兒三爺又以面具現身，她能不嚇壞了嗎？」莫蕭實在搞不懂，三爺幹啥非要在人家面前戴上面具？即便人家沒有認出來，突然看見一個人戴著面具，多多少少會有反應。

「當時視線不明，她能看見爺戴了面具嗎？」雖然小廚房點了燈火，但僅限於灶台和長案板凳那一處，其他地方堆滿物品，尤其木炭堆，更是伸手不見五指。

「她跟三爺一樣夜能視物。」

楚晟矚沒好氣的斜睨他一眼，「你以為夜能視物是大白菜嗎？」

「說不定你們兩個就是如此有緣。」

「你想多了，她沒有這樣的本事。」

「三爺確定？」

「爺難道連這點小事都看不出來嗎？」

莫蕭識相的摸了摸鼻子，回到原來的問題，「她如何認出三爺的？」

楚晟矚看著青墨。

青墨直覺的舉起手上的面具，「小的覺得她不是認出三爺，只是因為面具的關係，姑娘家膽子比較小。」

莫蕭深表同意的點點頭，逮著機會狠狠批評，「三爺戴面具好歹挑個好看一點，牛頭馬面這不是存心嚇人嗎？還有，她就是認出三爺那又如何？難道她能拿這件事威脅三爺嗎？」

「爺不怕她威脅，就怕她曝露爺的身分。」

「她想曝露三爺的身分，也要先知道三爺的真實身分，她不過是看到三爺戴著面具，又不清楚三爺的身分。」

莫蕭還有話沒說，若是三爺不要在人家面前晃來晃去，人家說不定早就忘了那夜的事，再說了，當時人家沒出賣三爺，這就表明態度了，三爺幹啥非要跟人家過不去？

青墨也認為如此，「三爺根本不必在意顧家大小姐，顧家大小姐一看就是個聰明人，當時怕惹麻煩瞞下爺的存在，想必也不會將這件事鬧出來。」

「爺不管她是不是聰明人，爺就是要確定——她是否認出爺。」楚晟爍喜歡凡事在掌控之中，這種有把柄在別人手上的感覺令他渾身不舒服。

莫蕭決定閉上嘴巴，他們這位三爺就是一身的臭毛病，脾氣不好，嘴巴還壞，沒有花容月貌，最好別在他面前晃來晃去，要不他會教人家無地自容。總之，他這種性子就是能長命百歲，只怕也沒姑娘願意嫁他，誰樂意羞愧的低著頭過日子。

「那三爺的意思呢？」青墨索性直接問。

「想要確定她是否認出爺，不能心急，你還是先查清楚她的底細。」

「她不就是寧安侯府的小姐嗎？」

楚晟爍忍不住瞪人，「爺要知道她所有的事。」

這有必要嗎？青墨轉頭看著莫蕭，為何他感覺三爺企圖不良？

莫蕭悄悄的点點頭，三爺確實有心懷不軌的嫌疑。

楚晟爍見了皺眉，「你們兩個大男人眉目傳情好嗎？」

兩個人同時抖了一下，各自分別往左往右一挑。

「好啦，還不趕緊吩咐下去。」

青墨應聲退出廂房，隨手將面具塞給莫蕭。

莫蕭彷彿拿到燙手山芋，下意識就想要丟給青雲，可人家是影衛，唯一的任務就是保護主子，丟給他他也不會接下來，於是轉個彎扔給楚晟爍，然後立馬藉口上茅房跟著退出廂房，他可不想留在這兒跟某人乾瞪眼。

楚晟爍把玩面具一會兒，重新戴上，再一次走近窗邊，正好見到某人搭上驃車離開，唇角不由得一勾。真是個傻丫頭，跑了，他就找不到她嗎？